

穿越與溝通：懷念李金銓老師的貢獻和影響

蘇鑰機*

* 蘇鑰機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高級研究學者、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
e-mail: clementso@cuhk.edu.hk。

本文引述格式：

蘇鑰機（2026）。〈穿越與溝通：懷念李金銓老師的貢獻和影響〉，《新聞學研究》，168，201-219。https://doi.org/10.30386/MCR.202607.0014

《摘要》

本文回顧李金銓老師的學術生平和成就。李老師從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後，獲獎學金到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研讀碩士課程，師從傳播學大師施拉姆，後來跟從羅傑斯到密歇根大學攻讀博士。畢業後他隨施拉姆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開展了對香港的認識和研究興趣。他轉往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任職，期間設立時報社會與媒介研究中心，邀請不同界別人士參加各種主題的會議。九〇年代中曾再訪問香港中文大學，並進行一系列重要的新聞研究。2002 年加入香港城市大學，創立新的學系和研究中心，又成立大陸新聞傳播青年學者到訪計畫，其「多聞雅集」成為一所無形學院。2018 年退休返回臺北，成為政大的玉山學者。李老師是華人傳播學泰斗，在不同地方播種深耕，屢創新猷，學術著作豐富，研究議題廣泛，採取角度新穎，在兩岸三地及海外培養大量學生。他善於擔任溝通者角色，致力連繫傳播與其他人文及社會科學，穿越歷史古今，溝通中西學術，打破學術界與新聞界的藩籬，並強調要有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

關鍵詞：中華傳播、全球視野、李金銓、穿越溝通、國際傳播、歷史脈絡

壹、前言

如果要在中華傳播學界人物中找出一位同時具有下列特點，你會想到誰？他首先要具備國際知名度，且在兩岸三地為人熟悉；其次是有很多學術著作，中英文著述均有相當數量，當中包括書籍、期刊論文、時評政論等，而且著作經常被人引用。他的研究涉及不同範疇，一方面傳承主流學術傳統，另一方面能自闢路徑，跨越不同學科。他曾在不同地方講學，教導過大量學生，兼具豐富行政經驗，開創學系、研究中心，甚至「無形學院」。

具備以上條件特徵的學者極少，用來形容李金銓教授的話，相信大家沒有異議，他被譽為華人傳播學泰斗確實當之無愧。他一直享有盛譽，教學研究四十年，學貫中西，常被學生稱為「從教科書走出來的人」。2018 年他從香港榮休，返回臺北定居，因身體違和，於今（2026）年四月離世。消息傳來，震驚兩岸三地及海外的華人傳播學界，眾人深表惋惜和哀悼。

本文按照李教授學術生涯的時序和地域劃分，從臺灣到美國及香港，然後返回臺灣，以尋覓他的學術軌跡，描述他的成就，彰顯其特色與貢獻。並透過他的學生親述李老師的待人作風，最後分享筆者和他的一些小故事，以表達大家的追思及向他致敬。

貳、從臺灣到美國求學

李金銓出生於 1946 年，臺灣土生土長，入讀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1969 年大學畢業。當時政大的課程並非以數量方法訓練為主，而是

側重培養學生的人文關懷精神。根據李金銓（2019）的自述，從政大畢業後，服了一年兵役，他想進入新聞界，於是考進中央通訊社當夜間編輯。日間有較多空閒時間，想讀一些傳播學書籍，便請教徐佳士老師，開始認真研讀著名學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大眾媒介與國家發展》、勒納（Daniel Lerner）的現代化理論，和羅傑斯（Everett M. Rogers）的創新擴散理論，這些都和發展傳播典範有關。可見此時李金銓不單被新聞業吸引，對學術也有濃厚興趣。

李金銓偶然在報上發現夏威夷大學的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招生，並設有全額獎學金。得到徐佳士老師的鼓勵，他便去申請東西中心的傳播研究所，而且獲得錄取。他在 1971 年夏季乘飛機先到香港，之後坐專門接載留學生的郵輪前往夏威夷，經兩周後抵達檀香山，正式開展留學旅程。此時東西中心傳播研究所的掌舵人是施拉姆，李金銓能夠近距離和他接觸，中心又經常邀請頗多知名學者到來開會，包括勒納、羅傑斯、卡茨（Elihu Katz）等。在這裡他認真研讀社會學大師拉查斯斐（Paul Lazarsfeld）和墨頓（Robert K. Merton）的著作，又有政治學者白魯恂（Lucian W. Pye）和普洱（Ithiel de Sola Pool）的見解，讓他更了解整個西方社會科學的政經關注和當時的傳播議題。之後又有機會見到查菲（Steven H. Chaffee）和英國社會學者坦斯多（Jeremy Tunstall）等人，這些學者都好像是從書本裡跳出來的。

他知道羅傑斯此時正要轉到密歇根大學成立一個跨學科的傳播博士課程，於是獲羅傑斯的幫助去申請。到了密歇根大學，他當過羅傑斯的助教兩年，師從克萊因（F. Gerald Kline）和克拉克（Peter Clarke），又去上社會學者蓋姆森（William A. Gamson）和政治學者康沃斯（Philip Converse）的課，在密歇根大學得到嚴格的量化實證主義訓練。不過他對當時的美國主流研究例如選舉、傳播創新擴散的興趣不大，反而鍾情

於發展理論。他讀到社會學者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社會學的想像力》，認識到要聯繫個人關懷到公共議題，及重要問題要放在一個時空座標去考慮，這樣才有歷史脈絡和全球視野。他又對社會現象學者柏格（Peter Berger）感興趣，學懂要同時兼顧因果規律和文化意義，知識和經驗缺一不可。

李金銓要走自己的研究道路，他一直關注發展理論和現代化理論，並希望連繫到不同國家地區的發展，不要失去文化特色。經過數年努力，在 1978 年拿到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探討資訊自由流通和媒介帝國主義之間的論爭。

回顧他從臺灣到美國兩所大學的深造，就好像小魚由溪澗游到大海，是他的學術成長期，得到傳播學大師的教導，讀到很多名著，奠定了自己要走的學術路向，又從跨學科中取得滋潤，不宥於美國主流傳統。這個學術開局近乎完美，令人羨慕。

參、兩度和香港中文大學結緣

1970 年代的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由余也魯教授擔任系主任，朱立老師幫忙教學、出版及行政，學術拓展主要是靠施拉姆，他在 1977 年來中大出任胡文虎講座教授，開展傳播碩士課程。李金銓和香港的情緣，始於 1971 年從臺灣路過香港，1978 年他從美國學成後追隨施拉姆，加入中大成為講師，到 1982 年離開，返回美國出任教席。

李金銓（2019）自述，他最先在中大時，於新亞書院的雲起軒見識了「天下第一桌」，有不同學科的一些中大同事，如與劉述先、金耀基、孫述宇、林聰標、金聖華、孫國棟等，經常在午餐時天南地北閒聊，開放了視野。此時正值後四人幫時期，香港社會也不平靜，政治的

變化令人目瞪口呆，引發李金銓的研究興趣。他後來於 1994 至 1998 年再與香港結緣，回到中大出任講座教授。訪問期間是香港回歸進程的關鍵時刻，社會發生的事情更多，香港作為一個「社會實驗室」，提供了很多研究機會。

他在中大點了一把火，播下了學術種子，培養了一些研究生，這些學生後來陸續到美國深造，奠定了學院日後發展基礎。早年除了指導李少南、陳韜文和蘇鑰機外，後來的馮應謙、李立峯、邱林川、張詠都是他的學生。他塑造了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學術基因，將新聞學、政治傳播、國際傳播、中華傳播、比較研究等領域，發展成學院的主力方向。從 1990 年代中開始，中大新傳連續五任的系主任和院長，都是李老師指導過的學生，橫跨自 1994 至 2017 年。這五任院長現時已是知名學者，他們承傳了李老師的教導，又培育了很多後來的學生。如果以他為第一代的傳播學者計算，現時第四代的學生已經畢業回到中大任教，所以說學院內有他的學生、「學生的學生」、「學生的學生的學生」。李老師曾經說：「我想中大的傳承是溫暖的，有序的，也是源遠流長了」（李金銓，2015，頁 87）。

他第一次任教中大時，出版了英文的《傳播帝國主義再商榷》（1980），此書是他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另一本書是中文的《大眾傳播學》，源於教學時所寫的筆記，此書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修讀傳播的學生。撰寫教科書是無心插柳之舉，但其影響長遠而巨大。他轉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後，出版了一系列和香港有關的研究，包括《傳播帝國主義》（1987）、《大眾傳播與政治轉型：中國勢力範圍下的香港報業》（1991）、《全球媒介奇觀：香港的新聞戰》（2002）、《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2004），這些書籍很多都是和不同的中大學者共同撰寫，當中不少是他以前的學生。

肆、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是另一故鄉

1980年代初，是李金銓的事業開展期，在學界漸露頭角，他的《傳播帝國主義再商榷》受到關注，此時他有意回到傳播研究的大本營美國一展拳腳。他獲明尼蘇達大學提早三年聘請為實任副教授，也是該校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歷來聘任的第一個非英語系的外國人，這是罕有的舉動。他在明大教授社會理論、媒介研究和國際傳播的課，很受學生歡迎。他自1982年加入明大，任教至2004年正式退休。這二十多年的教研究生涯，是李老師學術上的成熟期。

在明大時期，他曾三次學術休假，第一次是1986年回臺北中央研究院訪問一年，第二次是九〇年代有三年回到香港中大擔任講座教授，第三次是2002至2004年到香港城市大學客座訪問。這三次訪問各有特點，效果也不同。如前文所述，再到中大時他帶動了九七回歸的新聞報導研究，參加了兩岸三地記者調查，並加強了學院的研究氛圍。

1989年，他得到臺灣的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捐助，成立了「時報社會與媒介研究中心」，發揮另類影響力，尋找更廣闊的學術天地。在明大他透過中心舉辦很多會議，邀請不同學科的人發表論文，後來結集成四本不同主題的書籍，計有《中國的聲音：政治與新聞的交光互影》（1990）、《中國的傳媒，傳媒的中國》（1994）、《權力、金錢與媒介：文化中國的科層控制與傳播形態》（2000）、《中國傳媒，全球脈絡》（2003）。這一系列書籍談政治與新聞、學者與記者對話、跨文化和跨學科交流、新聞媒介與政經生態等，他從關注國際傳播研究，拓展到中華傳播、文化中國、中國新聞史，並熱衷於和國際學者及新聞業者對話。研究中心運作了十多年，直至李老師離開明大為止。

明大時期的另一件有意義之舉，是 1990 年的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年會剛好在明尼亞波利斯舉行，參加的華裔學者有十多人，在聊天時有人提出成立「國際中華傳播學會」（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CA），並推舉李金銓擔任創會會長，兩屆任期共四年。學會不單可以聯誼來自不同地方的華裔學者，之後還爭取到在各主要傳播學會的年會中，都設立專場給 CCA 宣讀論文。在這項學術建設創舉中，李老師扮演了關鍵角色，居功至偉。

伍、香港城市大學是最後驛站

李老師在九〇年代第二次回到中大，再續香港情緣，之後回到美國，又獲其他院校垂青，希望他從明大轉到沒有嚴冬的香港。2002 年他應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邀請，到城大訪問兩年，擔任講座教授，兼英文與傳播系主任。2004 年決定從明大退休，正式轉到城大。城大自 2008 年將英文與傳播系改組，新成立媒體與傳播系，由李老師當系主任，負責聘請新老師，發展新媒體領域，投入資源提升設備，並努力提高聲譽與排名。

2005 年他創立傳媒研究中心，致力聯通華人社會和西方在理論層面對話，之前編著了《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2004），又和同事做一系列研究，出版了《都市中國的傳播、公共輿論與全球化》（2013）。他透過研究中心請來多位歷史學者，從不同角度和方法研究新聞史及文化中國議題，最終編著了《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2008）和《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2013）。他延續對國際傳播的興趣，請了十多位不同國家的學者進行

「南北對話」，出版了《「國際傳播」的國際化》（2015）。

2014 年，李老師獲國際傳播學會頒發年度「費雪導師獎」（B. Aubrey Fisher Mentorship Award），是首位獲此獎項的華人學者，同年又獲中國新聞史學會頒發「卓越學術獎」，證明他在培育學生及學術出版兩方面都有傑出成就。他自言扮演「觸媒角色」，幫助學生找尋學術興趣，提高學術境界，幫他們提出好的問題，敦促他們養成好的工作方式和習慣。

在 2005 年，他設立並長期推動「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青年學者到訪計畫」，培育與連結大量青年學者。自 2005 至 2018 年，共有 217 人參加。他們來自大陸很多不同院校。每年共分兩期，各逗留一個月，進行學術交流、聚會、行山等活動。2006 年成立「多聞雅集」，曾參加上述計畫者稱為「多友」，建立一所「無形學院」，並在各地舉辦論壇聚會。這項計畫令城大媒體與傳播系更廣為人熟悉，成為大陸新聞傳播學者到訪香港的另一個樞紐。

陸、告老還鄉回歸臺灣

李老師在 2018 年從城大榮休，告別這個長達 16 年的第三次香港旅程，和家人返回臺北定居。自 1971 年從臺灣去美國讀書後，他也曾兩度短暫返家。第一次是 1986 年到臺灣中央研究院學術休假，期間臺灣社會面臨變局，他寫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時評文章，引起社會注意，後來結集出版為《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1987），此書並獲選為《中國時報》年度十大好書之一。第二次是他曾在 2008 年到國立政治大學訪問一個學期。

臺灣傳播學界得知李老師退休回臺，政大歡迎之餘還把握機會，希

望闊別多年的國際知名校友可以回饋母校，作育年輕傳播學子。2019 年，李老師受聘為教育部的「玉山學者」，返政大任教，是該校的第一位玉山學者。他決定捐出玉山學者的酬勞，於 2021 年設立「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李金銓教授國際獎學金」，以鼓勵學生投入國際傳播以開闊視野。

可惜此時李老師身體開始欠佳，病情復發，加上新冠疫情來襲，且持續數年，但李老師在這段時期仍然開設課程，會見學生，堅毅自律，保持多年來做學問的習慣。他曾說「關關難過關關過」，重病中仍繼續撰寫和修訂文稿。2019 年他推出巨著《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此書涵蓋了他的不同傳播議題研究、治學之道，和四十年的學術之旅。2022 年又出版了《新聞自由的幽靈》，總結了他對新聞界的關注與憂慮。

李老師說過，自己在心理上從來未有離開臺灣。他的學術道路從臺灣開始，之後遊走於美國、香港等地，最後回歸並結束於臺灣，可說是走過一個完整循環。就如鮭魚出生於小溪流，奮力游向大海，成長後游回原來的溪流，將自己貢獻給母親大地，為下一代帶來滋養，起到承先啟後的橋樑作用。

柒、眾多學生眼中的李老師

2018 年李老師從城大榮休，一群他以前的中大學生為了表達對恩師的感謝，編了一本書《相知結緣感恩情》送給他。此書由蘇鑰機和陳韜文主編，59 篇文章由中大、城大、明大及其他中華地區他的前學生、同事和學界朋友撰寫，照片 113 張，共 275 頁。文章標題用字較突出的是因緣和感謝。同一時間，大陸的「多友」也集結起來，由黃順銘主編了

《遇見 CC：我們的燃燈者》，共有文章感言 114 篇，相片 109 張，全書 263 頁。他們文章的標題用字最多的是緣和相遇，還有溫暖和感恩。這兩本書對李老師的感情洋溢，回憶很多昔日的互動。以下抽出他們對李老師的描寫，用其原話表達對李老師不同方面的感受。

首先是有關李老師的待人處世態度。老師多次要求同事直呼其名（CC），可見其平等意識和開放態度。他平易近人，沒有架子，能夠和學生打成一片，為人謙和包容，虛懷若谷，可敬又可親。CC 是金銓（Chin-Chuan）的簡稱，有華人學者開玩笑說，因為 CC 創立了 CCA，他和機構名稱都有 CC，所以 CCA 就是 CC 的 Association，這當然只是個有趣的巧合。其實 CC 也代表了他畢生的研究主線，就是中華傳播（Chinese Communication），同時也是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下列的一些「C」也可以用來形容他的風格取向：批判（Critical）、創新（Creative）、概念化（Conceptual）、好奇（Curious）、比較（Comparative）、同情心（Compassionate）。他的學生很容易發現這些特徵，看過他的書和文章的讀者應該也感受到。

有學生覺得李老師為人通達圓融、雅趣盎然、雲淡風輕、低調內斂、坦誠豁達、溫暖親和、寬厚慈悲、溫文儒雅。另一些學生就說他是性情中人，率性幽默，有愛玩的一面。在中大時，有頑皮同學說年輕的李老師是「臺灣飛仔」，他全不介意。他曾經用開玩笑的口吻，模仿其他同學一起叫某同學的稱號（阿 Sir），令該同學羞得臉紅，只好低頭傻笑，卻有溫暖在心頭。還有學生形容他熱情、談鋒甚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他給學生的印象是學問博大精深、學貫中西、博通古今、學養豐厚。其他的形容詞包括：帥氣、豪氣、灑脫、睿智、真誠、博愛、慷慨、活潑、君子、開放、銳利、獨樹一幟、孜孜不倦、一絲不苟、關愛

有加、境界闊大、肅穆精進、要求嚴格。

他有很多「金粉」（金銓的粉絲），是學生的模範、學術啟蒙、燃燈者，課堂以外的耳濡目染，培育了學生對學術的追求。給學生的印象是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神秘而偉大，是從教科書裏走出來的人物，像神一樣的存在。他是個有吸引力及受歡迎的老師，令人尊敬而且是可信任的親切家人。有人更說他是「老師中的老師」、「學者中的學者」。他是眾人的良師，對培養年輕一代學者有熱忱與真誠，而且有教無類，對學生關愛、尊重、信任和期待。他希望以前的學生替他延續學術生命。有前同事表示他作為系主任，處事公平而有遠見。

李老師常說人的相遇是有緣分的，自己樂於隨遇而安，對佛家智慧很感興趣。他是北京人口中的「老爺子」，德高望重卻可親可近。其思想有批判性和正義感，有超越能力、跨越時空、熱切關懷、鍥而不捨的願力和行動。和他相處令人豁然開朗，如沐春風。有同事形容他左手政論、右手學術，既有傳統士大夫的家國情懷，又有西方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

李老師熱愛古典音樂，支持古典音樂頻道，愛好聽名家音樂會，和音樂同道詳談心得。他能夠將音樂和學術相互融合類比，有自己獨特見解，並向學生傳授做學問的道理，用形象方式表達出來。他說樂團指揮的作用，在於駕馭不同聲音，令它們統一和諧並存。他向學生推薦有關音樂與社會的書，又送贈音樂唱片給學生。他談及古典音樂的主題和變奏，表示主題要清楚可以多變，就如作文的起承轉合，要首尾呼應，見樹又見林，規律和意義能夠結合（李金銓、黃煜，2004）。他說莫札特是天才，好像不費吹灰之力，而貝多芬則常努力修改樂譜，才能達致完美，而他自比做學問是貝多芬的類型。李老師的兒子居安最近分享，父親治學嚴謹，力求自己所寫文章的每一個字都完美。他講述了父親喜歡

上古典音樂的經驗，和他的治學態度同出一轍，都願意花時間鑽研，精益求精。從欣賞和研究古典音樂，可反映他對事和治學態度是何其認真投入。

有關李老師的學術風格取向，學生認為他做學問嚴謹與開闊，示範風度與溫度。他有科學訓練，慎思綿密，記憶卓絕，精力充沛，見解深刻，具穿透力。他問大的問題，能夠將問題用可檢測的形式放到研究當中，其研究很複雜、細緻、深思熟慮。他有深厚中國文化的浸潤，在中西話語之間游刃有餘的從容，行文暢快淋漓，有由內而生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氣質。他教學生做學問需要品味，和音樂、美食的品味一樣，需要大量訓練，在於堅持，跟隨自己心中所想，不要追逐學術時髦。

學生覺得李老師的角色是華人傳播學界的領軍人物和「大家長」，也是中西傳播研究對話的搭橋人。他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寫宇宙文章。他是「臺灣香港人」，比香港人更懂中國；是「香港美國人」，比東方人更懂西方。他是香港和臺灣的文化接合，是現代的想像和通向國際的踏板。他定義自己為一個以中國作參考的傳媒學者，將中國連結至全球體系，並以中國作為檢驗西方自由民主理論的「試金石」。

李老師將《傳播縱橫》一書獻給他的終身伴侶顏嘉琪師母，在書的扉頁上說「生命因她而美」（李金銓，2019），她是老師的觀音。師母和李老師一路扶持同行數十年，她幫助老師在學術旅程中打拼，在他病床旁邊照顧和安慰。她跟隨老師東奔西跑走遍半個地球，照顧家庭子女，是他的好伴侶，甚至犧牲了自己的專業發展。她豐富和圓滿了老師的人生和學術貢獻，同學向她致上最深的敬意和問候。「多友」觀察到老師與師母深情纏綿、恩愛無比、攜手相牽，是雙子星座，和師母恩愛示範，體察入微。師母博識聰慧，淡雅如菊，信仰通透。

捌、分享一些和李老師的緣分

在這裡想分享自己和李老師相處的一些片段回憶。我和李老師相識於 1980 年，當時在中大社會系快要畢業，要投考新聞與傳播學系的傳播碩士課程。還記得面試時，李老師問我一些有關社會學的問題，結果順利成為三個新生之一。後來我才知道，李老師喜歡學生有修讀社會學的背景，相信他在收生過程中曾給我支持。到了第二年要選擇碩士論文導師，我的題目是有關新聞和社會大事件，自然就找李老師了，這是我和他結緣的開始。

在讀書過程中，有一天李老師不經意地說，有個叫李月蓮的同學很出眾，我就記住了這個名字。之後我特別留神，找機會來往發展，並成為終身伴侶，說起來要感謝李老師做了「關鍵報料人」。在就讀碩士期間，李老師的《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剛出版，他送了我一本，在扉頁上寫下希望我將來可以成為一個「有為的學者」（significant scholar），這給了我無限的鼓勵。這時他的中文教科書《大眾傳播理論》已經排版完成，需要找人進行校對，我有幸被徵召幫忙，見證了李老師這本名著的面世，也分享了他的喜悅。

碩士畢業後，我去香港無綫電視做市場研究員。老師得知，還鼓勵我把工作當成田野考察，了解電視臺的運作，將工作和做學問結合。之後要申請去美國深造，李老師建議我申請五所學校，他將會去明尼蘇達大學任教。在申請的五所學校中，獲得明大及另外兩所大學取錄。可惜明大沒有給我助學金，所以沒法追隨李老師。最終去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安納伯格傳播學院，展開一段刺激的美國學習旅程。

我在大學圖書館偶然發現，有人用引文分析方法，去彰顯墨頓在不

同學術領域的貢獻，於是嘗試用這種方法來分析十本傳播學期刊，寫成一篇論文投到新聞及大眾傳播教育學會（AEJMC）1986 年的年會。在會議報告後不久，收到來自羅傑斯的信，他說看了我的論文，希望我投稿到他正在籌備的一個期刊專輯。羅傑斯和我的書信往來中，我告訴他之前在中大讀書時跟隨李金銓老師，他表示李老師是他以前的學生。傳播學界雖大，人際網絡有時可以很接近。

除了和羅傑斯的因緣，我在 1981 年到臺灣《聯合報》當暑期實習生，系主任余也魯教授叫我去找國立政治大學的徐佳士老師，說徐老師會有安排。後來我知道徐老師也是李金銓的老師。施拉姆在中大時我仍未入讀傳播課程，但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時他來訪問，我有機會見到他，說明自己是中大傳播課程的畢業生，他顯得很高興。

李老師曾說，在讀書時曾分別在羅傑斯和施拉姆家中借宿，親身認識到大師的勤奮工作習慣。我也有幸到李老師在明大的家中過夜，九〇年代他來中大進行訪問時，我也在他的家中留宿，想起這真是巧合又溫暖。施拉姆於香港時，曾在書中有手寫贈言給李老師，老師又同樣地在書上贈言鼓勵我們這一輩學生，這些相似舉動彷彿有種傳承的美意。幾年前有期刊邀請李老師撰寫有關香港新聞的議題，李老師找我們再次合作，剛開始蒐集資料，李老師的病情卻出現變化，不得已放棄計劃，事後想來實在可惜。

最近幾年中大曾邀請李老師來香港出任頒獎嘉賓及周年慶典，可惜都因不同情況令他未能成行。最近兩年我曾四次前往臺北和老師及師母見面。最後一次見到李老師是 2025 年 12 月，到他家去拜訪老師及師母。我還將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在 40 周年、50 周年和 60 周年出版的三本特刊送給他。我在上學期教的一科內容及引文分析的課，有 20 位研究生，他們的習作之一是自選一位傳播學者作介紹和分析。竟然有兩個

學生選了李金銓老師，其他著名學者還有羅傑斯、施拉姆、格伯納（George Gerbner）、霍爾（Stuart Hall）、蕭爾（Donald L. Shaw）、戈夫曼（Erving Goffman）等，而且在這些被選的學者中，只有李老師是唯一的華人。李老師看見新一代的年輕研究生在認識他的學術生涯，彷彿傳承工作後繼有人。

在我家人之外，李老師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他對我的學業、研究、工作和家庭都有幫助。我太太李月蓮也是他指導過的學生，因他的啟發而成為新聞傳播學的老師。我想用一套 1967 年的英國電影《吾愛吾師》（港譯：桃李滿門）及其同名主題曲〈To Sir with Love〉向他致謝。歌中的幾句歌詞是這樣的，它代表了我對李老師的感激：「但是你該如何感謝一個帶你從蠟筆畫走向香水芬芳的人呢？……我能拿甚麼回報你？……我會在天空寫下大字，讓它們飛升千尺高：『吾愛吾師』！」

玖、結語

李老師教學研究四十年，出版的中、英文著作不少於 153 項，當中包括 79 篇期刊論文，40 篇書章，23 本書籍（蘇鑰機，2026）。他曾經自我期許是「學術與新聞的兩棲動物」（李金銓，2019，頁 601），但兩者的角色比重不對等，他透過學術之道來研究新聞，從新聞入手去了解社會和世界。他是個非常獨特的學者，學術生態位置清晰，卻難找到其他近似的例子。晚年他的風格有點趨向余英時、金耀基等社會知識分子，展現出對歷史和傳統的反省，同時想和現今世界作理念的對話。他一直喜歡美國社會學者米爾斯，後來又推崇出生於巴勒斯坦的文學哲學家薩依德（Edward Said），又吸收中國古代名家的智慧。可見他能夠買

通中西學術世界，讓它們的思想互相觀照。李老師喜歡歷史亦關注現今，他的《傳播縱橫》一書中的副題「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源於米爾斯的思路，很能點出他的取向與關懷。

李老師是個播種人，用他以前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點一把火」（Sparking a Fire）。他最先在香港中大埋下學術種子，塑造了學系的發展基因。到了美國任教後，他成立時報社會與媒介研究中心，舉行會議讓不同背景的人對話，一起探討新聞、政治、歷史、文化及國際議題。他成立國際中華傳播學會，連結各地的華人傳播學者，鼓勵他們參與西方學術圈子，提高華人學者的可見度。他在香港城大創立新的學系和研究中心，成立大陸傳播青年學者到訪計畫，是多聞雅集的精神領袖，持續地將學術影響輻射到不同院校。他追念徐佳士老師是個點亮明燈的人（李金銓，2016），李老師又被學生稱為學術燃燈者，透過他的眾多學生，再承傳到更廣闊的中華傳播學天地。他在不同年代和學生攜手，進行研究計畫及發表著作。早年撰寫的《大眾傳播理論》讓學生進入傳播的殿堂，有些人選擇畢業後從事新聞傳播工作，有些人日後成為學者。

他一直期許自己扮演溝通角色，在五個方面都作出努力：傳播研究與人文及社會科學；華人傳播研究與西方學術；學術界與新聞圈；新聞史與社會學；傳播研究的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除了上述五個方面，其實還有兩個：溝通兩岸三地；溝通不同年代的師生。他願意成為學生的學術催化劑，讓學生自由發展其興趣，又歡迎學生延續他的研究。透過其豐富著述及學科建設，李老師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學術資產。他曾和一些學者作學術對談，論及中國傳媒研究、學術風格（李金銓、黃煜，2004），國際傳播研究（黃煜、陳韜文，2011），對年輕學人的忠告與期望（蘇鑰機，2019）。2022年《傳播文化與政治》設有專輯，由中年學者回應李老師關於傳播帝國主義、新聞史、媒介大事、媒體環境等議

題。在往後日子，相信大家會繼承他的學術成果和治學之道，並加以發揚深化。

參考書目

- 李金銓、黃煜（2004）。〈中國傳媒研究、學術風格及其他〉，《新聞學研究》，81，163-194。
- 李金銓（2015）。〈兩段中大的香港因緣〉。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周年特刊》，頁 85-87。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李金銓（2016）。〈他是一個點亮明燈的人：追念徐佳士老師〉，《傳播研究與實踐》，6(2)，313-324。
- 李金銓（2019）。《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聯經。
- 黃順銘編（2018）。《遇見 CC：致我們的燃燈者》。未公開出版。
- 黃煜、陳韜文編（2011）。〈三十年河東與河西：國際傳播研究再出發〉，《傳播與社會學刊》，16，1-14。
- 蘇鑰機編（2019）。〈資深傳播學者對年輕學人的忠告與期望〉，《傳播與社會學刊》，49，1-41。
- 蘇鑰機（2026）。〈脈絡與視野：李金銓教授的學術座標〉，《傳播與社會學刊》，77，213-227。
- 蘇鑰機、陳韜文編（2018）。《相知結緣感恩情》。未公開出版。

Transcendence and Communication: Remembering Professor Chin-Chuan Lee's Contributions and Influence

Clement Y. K. So*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cademic life and achievements of Professor Chin-Chuan Lee. Professor Lee attended University of Hawaii from Taiwan for his master's degree and the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for doctoral studies. After graduation, he landed a teaching job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1978. He then moved to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2 and stayed there for about two decades. In 2002, he joined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fter retiring in 2018, he returned to Taipei, where he became a Yushan Scholar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rofessor Lee is a towering figure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breaking new ground in various places by producing a rich body of scholarly work and mentoring many students in different places. He excels in the role of a bridge-builder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ical context and a global vision.

Keywords: Chinese communication, global vision, Chin-Chuan Lee, transcendenc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istorical context

* Clement Y.K. So is Senior Research Fellow in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and Emeritu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ail: clementso@cuhk.edu.hk.

